

## 第一次在巴黎过春节

■李清雨

清晨,我在11区的中国红超市门口等卢卡斯。彼时晨曦刚漫上车窗,流云捧出的丹彩比往昔更加烂漫。这是我参加学校的项目,到法国国家邦大学交换学习后,第一次在巴黎过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独居海外,无法和父母团圆,但邀上三五好友做一顿年夜饭,也能让日子飘出红红火火的年味。

卢卡斯和我负责采购食材,我们边走边聊。“每年春节,我都要去街头看华人举办的舞龙舞狮表演,太震撼了!我听说在中国,龙是祥瑞和尊贵的象征,狮子是勇敢和力量的代表,人们舞龙舞狮,是为了祈求平安和丰收。对吗?”“没错,你连民间艺术都这么了解?”“我可是妥妥的中国迷!”卢卡斯骄傲地说道。

刚进超市,便看到一对法国夫妻

在给小宝宝挑选礼物——刻着“福禄”的葫芦彩灯。粉雕玉琢的小宝宝身穿小夹袄,头发是软软的小卷毛,手里攥着小彩灯,笑起来就像是年画里的娃娃。

椰奶、榨菜、猪蹄、云吞皮、小笼包、春卷……把车篓装得满满当当,我们匆匆往回走。刚到家,卢卡斯就喊道:“LEE,快来,教我包饺子!”他和另外两个法国同学已经卷好了袖子,眼巴巴地望着我。我赶紧拿出肉馅和面粉,开启教学模式。“两勺生抽,一勺蚝油,葱姜少许,饺子馅才能鲜嫩多汁。”葱花热油,烫出香味,切碎的大白菜加入其中,馅料的颜色层次顿时丰富了起来。卢卡斯力气大,自告奋勇要拌饺子馅,我便手把手地教另外两个同学擀饺子皮。

“有人知道为什么过年要吃饺子

吗?”话音刚落,卢卡斯就抢答道:“我知道,因为饺子看起来像中国的元宝,过年吃饺子意味着新年能够招财进宝!”“不愧是中国迷!还有个原因,估计你就知道了。饺子汉语的谐音是交子,中国古代,过年时要守岁和祭祀,之后再吃饺子。算算时间,恰是十二时辰里的子时。饺子便有‘更岁交子’的意思,寓意辞旧迎新,吉祥如意。”“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连名字都有这么多讲究,看来我这个中国迷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卢卡斯哑着嘴说道。

“来包饺子吧。”我招呼着他。卢卡斯信心满满地拿起一个饺子,用力一捏,却把馅挤出来了。“我太贪心了,不应该放太多肉馅。”他不好意思地自嘲起来。

突然,屋外变得热闹起来,我探

头一看,一只狮子正伴随着连绵不断的锣鼓声在超市门口舞动。“舞狮啦!”一屋子人迅速围了过来。只见一人领头一人摆尾,把狮子舞得栩栩如生,时而摇头晃脑,垂首拖步;时而左右转动,欲擒故纵;时而弓步站立,大耍威风;时而大步跳跃,远距离飞桩。街上,一群法国人举起手机在拍,脸上扬起的笑容竟比我们在场的中国人还要激动。“如愿以偿,如愿以偿了!”卢卡斯兴奋地说道。

在这只威风凛凛的狮子身上,我听见了一个民族跨越大海发出的雄浑而自豪的咆哮。

舞狮结束后,继续做饭。不多时,屋里香气横溢,炸春卷、小笼包、胖乎乎的饺子……各式菜肴摆上桌来,把过年的仪式感装点得盛大而隆重。大家齐声用汉语道了一声“新年

快乐”后,开始包饺子。想起小时候过年,姥姥总会在一家人看春晚的时候去包饺子,待《难忘今宵》唱起时,饺子已冒着腾腾的热气躺在碗里了。姥爷这时总会说一句:“好吃不如饺子!”不知道今年姥姥又会包什么馅的呢?

此时,室外寒风凛冽,北半球昼短夜长,正好给欢聚留足了时光。吞下一口温润的海鲜粥,热气从胃里涌了上来。肉嘟嘟的饺子蘸上醋,让卢卡斯吃得不亦乐乎,一口咬下时,汹涌的汤汁掠过下巴,直往桌上滴,差点洒在了衣服上。他故作无事地抹了抹嘴,又继续抄起筷子,投入到与饺子的厮杀中。

看着他嘴馋又狼狈的模样,我不由地笑出了声。

## 那些年的腊月 那些年的我们

■颜巧霞

一进腊月,村庄的气氛与往日不一样起来,欢腾腾的。随处可见一簇一簇的人,身强力壮的几个壮汉被人家请去帮忙杀年猪。大姑娘小媳妇三五成群笑颜开地去赶集置办年货。还有一簇有老有少约好同去村里的面粉厂磨面粉蒸包子包饺子搓圆子。上了学堂念了些书的孩子,也不能由着性子玩耍,要学着帮大人担负起一些生活责任。

我家忙年,第一桩大事是杀年猪。杀猪的师傅约好时间上门来,母亲去灶上烧滚开滚开的杀猪水。父亲和叔伯们协助杀猪的师傅一起上去摁住乱蹦乱叫而又膘肥体壮的猪。我拿出平日写算术题的作业本和铅笔,做小小账房先生。等肥猪变成白膘红瘦的一块块肉铺排在案板上,村庄的人都跑来买肉。父亲过秤报出猪肉斤数,我负责在作业本的纸上记下:旺财大爷猪肉五斤,福贵二叔猪肉六斤,潘奶奶猪蹄两只……那时来买肉的人都不带钱,估计一是卖肉的主家忙得腾不出手来收钱,二来当场钱肉两清,也显得人情淡漠,倒不像是一个村庄上住相处甚好的好邻好居。过两天相互瞅着空当把钱送上门来,父亲翻开我记录在本上的数目,当着面给人勾掉。村庄上的人总是这样厚道又银钱两清得干净。

等猪肉钱都收回来,父亲交到母亲手里,她一张一张地抹平数上几遍,郑重地放进衣橱的隐蔽处,那是明年开春我和小弟的学费和春上田里麦苗的肥料钱。有这笔钱,一个春天便可以过得蓬蓬勃勃。现在想来,父母在我少年时,便把这么一大笔的钱财交给我应付,真是寄予厚望的意思。父母亲蒸包子的时候,又会拉我们帮忙,父亲擀面皮,母亲捏包子,我们帮忙把蒸笼里卸在大竹匾的包子,一个一个放到箩筐里。这档口我们因为不能出去玩,总要问母亲,什么时候没了?母亲总是回答:“多呢,多着呢!”再半笑半斥地说我们,过年,不作兴说没了。她转头对父亲说,写对联记得让丫头上写一张“童言无忌”。

我还有一桩大事,就是除夕前两天得写春联。集市上有各式的春联卖,我最看一种艳红纸上洒金字像莲花叶托鹅黄花蕊,漂亮极了。那对联并不贵,父亲却是不肯买的。他只买红纸,回来了裁成对联大小,嘱我拿出平日练毛笔字用的墨水和毛笔,写对联。我的毛笔字太难看,我又懒,屡屡跟父亲耍赖不肯写,他坚决不同意。他对我说,你念到今天的书,一副对联总会写的。我于是写了很多,连家里的猪圈、鸡圈上都给写上春联。猪圈上写:生猪兴旺;鸡圈上写:鸡生大蛋。灶头上贴:迎春接福;又贴一张:童言无忌。

村庄上的人最爱说一句:过年过的是孩子的年。直至我为人母才明白这话的意思,长大后的人,过一年老一岁,心上不免怅然;但过年,看自己一脉相承的骨血,那些孩子在自己的精心教养下,一年比一年出落得有担当有本事,不免心上又欣欣然,有盼头。



## 冬日 河边

■澄清 摄

## 你好,故乡

■张学飞

归期临近,似梦如幻,缠绵于心。

我们总是在习惯行走的途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景,我们总是深信前方定然会有更加开阔的原野,迎面相对的是山河相拥中的欣喜。

缘分有时就是这般神奇,无缘的人反反复复相遇都不会开启故事的开始;有缘的人,回眸一望,彼此一个鼓励,一个微笑,就书写了相思满卷的篇章。

我多想在此后的年年岁岁中再也不用彼此遥望,有时候总会莫名感叹,叹生活的不易,叹岁月的流逝。

我曾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战鹰。在与战鹰相伴的岁月,我的心一半交给了战鹰,一

半交给了远方的母亲。而那躲藏在故乡背后的思念,总透露出若隐若现的薄凉,似沾满了冷露的蝴蝶翅膀拼尽全力再次振翅飞翔……

与故乡再次重逢,有泥土的芬芳,有蓝天,有白云,有温柔的风。踏进村口的那瞬间,我的心终于找到了归宿,找到了避风的港湾。这里是我儿时的乐园,我离开这里太久太久了;这里有我熟悉的人,有我温馨的家,有我寻觅多年的乡音,有树有路有童年的故事……

我真的离开家乡太久太久了。归乡的心,很急,很急。这片土地已太久太久没有我的影子了,多少尘封的脚印早已被黄土淹没,多少欢笑早已被岁月深隐,可我依然对这片

生我养我的土地,如醉如痴念念不忘。

我本可以留在长城脚下,渤海之滨的干休所,接受着党和政府给予我的疗养和旅游机会,可我并不贪恋那些美好的享受,依然选择回家乡淮安。

与故乡再次重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是心的归宿,这是心的港湾,这是心的欢喜。树梢上的雀儿,台阶上的雨滴,那郁郁葱葱的树木,吐露着清新芬芳的空气。

天空中飘浮着自由的云朵,或仰望,或静坐,都是最惬意的时光。风的多情,云的洒脱,树林都温柔得恰到好处,只要怀抱里面揣着温暖,揣着眷恋,揣着对党对祖国的一片深情,重任在肩,不忘那身军装曾经的责任……

## 邂逅一只瓢虫

■钱万平

秋末冬初的下午,阳光正好。在九龙湖的草地上,邂逅一只瓢虫。

我俯下身子,想与它示好。它步履急促地走自己的路,丝毫不理会我;说是走路,路径似乎也没有规划,一直游弋在草窠之间,还有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架势。

我没有鄙夷它的功利心,也没有在它面前炫耀自己较为丰沛的情感,自以为是的哲思,只是怀着柔情用目光追随着它的鹏程。

它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存在与否对于它来说,一点也不

重要,估计在它的意识中,我的价值不如一只蚜虫。如果我夸赞它,我们人类都歌颂你是益虫,你为民除害的义举深受大家崇敬,它会还我以冷漠,甚至怀疑我的动机:捕捉蚜虫,是瓢虫的使命,也是维系瓢虫生命的需要,有什么值得称颂?

相对于瓢虫漠视我的存在,厌恶我的歌吟,甚至急切地欲离我而去,我没有悲哀。我觉得这是“天道”!各种生物,动物也罢,草木也罢,都应该在适宜生存的环境里自由生长,由微而著,由小而大,由盛而衰,由生而死,由

死复生,那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如果同类相互惦记,进而倾轧,或者跨界侵犯,强加意愿,那离灾难就很近了。

由瓢虫的奔走,我忽然意识到在无为而为的活动中,各种生物的心灵(我们姑且认为凡生物都有心灵)都是自己的主宰,因而这个世界才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否则就有可能走向荒漠。

这么胡思乱想,等清醒来再去追寻那只瓢虫,早已无影无踪。